

清華簡伍《殷高宗問於三壽》札記二則^{*}

羅 濤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

摘要

簡20中的「共桂思倬」可讀為「恐惶思修」，意思是說君主應常懷惶恐憂懼之心，想著如何治理國家政事。簡23中的「方曼于路」中的「方曼」可讀為「黽勉」，簡文的意思是在路上為王事黽勉勤勞。

關鍵詞：《清華簡（伍）》、殷高宗問於三壽

^{*} 本文初題《〈烏程漢簡〉二簿初探》，發表於「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12月17-18日由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修訂後，改題《〈烏程漢簡〉簡333、334遣冊初探》投稿。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文中如有疏失，概由作者自負文責。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8-2410-H-260-023-MY2）補助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致謝。

Two Notes on “Yin GaoZong Wen Yu SanShou” which Included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Volume 5)*

Luo Tao

(Beijing)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ng Wang Si Xiu (共桂思修)” in the 20th bamboo slips can be read as “Kong Huang Si Xiu (恐惶思修)”, which means that the monarch should always have a heart of fear and think about how to gover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ffairs. The “Fang Man (方曼)” in the “Fang Man Yu Lu (方曼于路)” in the 23rd bamboo slips can be read as “Min Mian (黽勉)”, which means working hard on the road.

Keyword: *Tsinghua Bamboo Slips (Volume 5)*, Yin GaoZong Wen Yu SanShou

一

簡19、簡20有這樣一句話：

昔勤【19】不居，麤鬻（祗）不易，共桂思塹（修），內（納）諫受訾，
神民莫責，寺（是）名曰智。

整理報告云：¹

共，讀為供，《說文》：「奉也。」桂（枉），讀為皇，《爾雅·釋言》：
「皇，正也。」塹，讀為修。《呂氏春秋·音初》：「反道以修德」，高誘
注：「修，治也。」

王寧認為：²

共，疑當讀為「恐」。「枉」字亦見第28簡：「補缺而救枉」，用為枉曲、
彎曲義，此亦同。……「恐枉思修」即畏懼枉曲而思自我修正之意。

「蚊首」認為：³

疑讀為「恭（或供）往思修」，修，長、遠之謂，指將來。句謂敬（或
奉）往思來，正符於「寺名曰智」。

「暮四郎」贊同蚊首的觀點，其說云：⁴

此說較為有理，但「塹」似當讀作「悠」，《詩經》中「思」常與「悠」
並言，如《詩·邶風·終風》：「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邶風·雄

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4月），頁157。

² 王寧：〈讀〈殷高宗問於三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年5月17日。

³ 蚊首：〈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26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2015年4月12日。

⁴ 暮四郎：〈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73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2015年5月2日。

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鄧佩玲認為：⁵

「供」當讀為「𡙇」，解作奉獻、祭獻，即祭獻神靈。「𡙇」从木从「𡙇」，「𡙇」為古「往」字，疑「𡙇」亦讀「往」，用作名詞，指已故之人，如《左傳》僖公九年「送往事居」，杜預注：「往，死者。居，生者。」本文疑「𡙇（往）」是指祭祀的先祖。「思」即「思念」，「𡙇」从攸，與「脩」同屬幽部，音近可通，「脩」有學習之意，《禮記·禮運》：「講信脩睦」，孔疏：「脩，習。」《禮記·大學》「如琢如磨，自脩也」，孔疏：「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思」與「無念爾祖」意義相當，乃對先祖的追念，「𡙇（脩）」則指學習先祖的美德。

整理報告理讀為「供皇」，理解為「奉正」未為確解。王寧理解為「恐枉」於古無徵，「思修」恐怕也不可能是「思自我修正」之意。古書中有「修正」的辭例，如《漢書·賈山傳》：「求修正之士使直諫。」顏師古注：「修正，謂修身之士。」⁶這個「修正」與王寧「自我修正」意思不同。「蚊首」的釋讀問題有二：一是「恭往」的說法同樣於古無徵，似乎不太符合古人的表達習慣。二是雖然「修」有長、遠等義，但是這和「將來」義是有很大區別的。古漢語中的「修」從來都沒有「將來」這一義項，所以將「思修」理解為「思來」立不住腳。

既然「蚊首」的說法不確，「暮四郎」贊同其說自然不可靠。古書中倒是有「思修」的例子，如《淮南子·人間訓》：「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𡙇。」這個「脩」與「𡙇」對文，⁷顯然應訓為「長」。這句話中的「思脩」意思是思慮長遠，和「蚊首」、「暮四郎」的解釋並不相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將「修」讀為悠悠我思之「悠」，「思修」則成為主調結構。我們認為「思修」應該是動賓結構，「修」乃所思之事。古書中「思」字後接賓語（包括名詞賓語和動詞賓語）的情況很常見，如：

⁵ 鄧佩玲：〈清華簡（伍）〈殷高宗問于三壽〉有關「智」、「利」、「信」三段簡文考釋〉，《出土文獻》第十一輯（北京：中西書局，2017年10月），頁196-197。

⁶ 轉引自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頁120。

⁷ 關於「𡙇」的解釋可參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頁1272-1273。

《尚書·周書·大誥》：「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鄧佩玲的觀點問題在於，一是「供往」的說法稍顯彀扭；二是雖然「脩」有「習」義，但是語義上似有一定的表達習慣，後面似需要接賓語。如其所引例證中的「脩睦」，還有「脩詩」（《文選·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等。如果後面不接賓語，「脩」表「習」義多表示自我脩習之義，如其所引的「自脩」。此外又如《後漢書·張衡傳》「伊中請之信脩兮」，李賢注：「脩，謂自脩為善也。」⁸簡文中的「修」後面再無其它成分，與此牴牾。

我們認為王寧將「共」讀為「恐」的意見可從。⁹屈原《離騷》：「惟此當仁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注：「共嫉妒我正直。」洪興祖《補注》：「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¹⁰按照這個注釋，應是將「恐」讀為「共」。從語音上看，「共」為見母東部字，「恐」為溪母東部字，音近可通。又楚簡中「共」「恭」可通，而「恭」讀為「恐」乃是常訓，如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甲篇：「恭（恭）民未智，……」李零讀恭為「恐」。本篇簡11：「高宗恭（恐）思（懼），乃專語彭且（祖）……」¹¹這些也間接說明了「共」、「恐」二字的關係。「桂」或可讀為「惶」。「𡗗」、「惶」皆為匣母陽部字。從諧聲偏旁來看，「𡗗」與「皇」可通，例子甚夥。《說文》：「𡗗讀如皇。」又「往」與「皇」可通。《禮記·少儀》：「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箋：「皇皇讀如歸往之往。」¹²既然諧聲偏旁「𡗗」與「皇」可通，則「桂」「惶」故可通用。「共桂」即「恐惶」，恐懼、惶遽之義。該詞在古書中出現過，但時代稍晚：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

《列女傳·趙津女娟》：「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楫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⁸ 轉引自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頁1858。

⁹ 「共」讀為「恭」，訓為敬，似亦無不可。「恭惶」與《尚書·無逸》「嚴恭寅畏」意思近似。無論是讀為「恭」還是「恐」，對該簡文的思考方向并未有所不同。

¹⁰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頁40。

¹¹ 可參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恭與恐」條，頁1002。

¹²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往與皇」條（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頁275。

《太平經·庚部之九》：「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親近，天神所信，但當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

這個辭例較晚，由於「恐惶」二字同義連文，古書中更常見的說法是「惶恐」。「惶恐」一詞則出現得比較早。例如：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

《論衡·自紀篇》：「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思，想也、念也。修，治也，在簡文中指的是治理政事、國事。古書中「修政」一類的說法常見，如《荀子·君道》：「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思修」的意思是說想著治理國家，或者說想著如何讓國家得到治理。古書中有「思治」的說法，但意義或與簡文不合。¹³下舉書證的中「思治」則與簡文「思修」義同。如：

《宋書·列傳第三十二·文九王》：「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

「恐惶思修」的意思是說，內心惶恐憂懼，想著如何治理國家政事。在《尚書》中有這樣的表達：

《尚書·周書·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於德，嗣先人宅丕後，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偽孔傳》云：「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¹⁴惟，思也。「怵惕惟厲」的意思大致是說，心懷悚懼，想著國事有可能的危險。簡文中的「恐惶思修」與「怵惕惟厲」意思較為近似，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想著的是治理

¹³ 如《詩經·曹風·下泉》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但此處「思治」與簡文「思修」意思不同。

¹⁴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294。

政事，後者想著可能的危險，但在表達為政事憂懼這一立場是相同的。在上古早期的文本當中，君主心懷憂懼、在位思其職常常作為一種品質被反復強調、勸諫。比如：

《尚書·周書·泰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于塚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尚書·周書·無逸》：「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詩經·唐風·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史記·孝文本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無論是《泰誓》中的「夙夜祗懼」還是《無逸》中的「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乃或是《史記》中的「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和簡文所表達的意思類似。雖然《問命》以及《泰誓》都是偽古文《尚書》，但也可以作為作偽時代的語言來看待，某些說法或許淵源有自。《無逸》中的「嚴恭寅畏」、「治民祗懼」與簡文「虨聶（祗）不易，共棑思攸（修）」呈現出一定的對應。正因為如此，後面才接著說「內（納）諫受訾」，強調廣開言路，接受勸諫之言，可視為「思修」的一種表現。《蟋蟀》「職思其居」鄭玄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調國中政令。」¹⁵根據鄭玄的解釋，「思其居」指思「國中政令」，如此亦和「思修」較為近似。

在後來的文獻中，有「夕惕思治」這樣的表達：

《梁書·本紀第二·武帝中》：「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

「夕惕思治」是上揭類似表達在後世文獻的一個變體，無論是從內容還是語法結構上看，與簡文「恐惶思修」意思尤其接近。通過上面的論述再反過頭來細繹簡文，我們認為「虨聶（祗）不易」可能是對上天、祖宗神靈而言的，猶如《無逸》後面接續「天命自度」；簡文「共棑思攸（修），內（納）諫受訾」指

¹⁵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216。

政事而言。如此理解，後面的「神民莫責」即為對前面的概括總結，其中的「神民」才能夠落實。對於君主而言，唯有做到以上幾點，就可稱之為「智」。

二

簡23、24有這樣一句話：¹⁶

彭且（祖）曰：於（鳴）呼！我𡗗（寅）晨（祗）共（恭）𡗗（茲）九尾（度），𡗗夏之歸商，方曼于𡗗（路），𡗗（用）𡗗（艾）𡗗（昭）𡗗（后）成湯，𡗗（代）𡗗（傑）【23】𡗗又（有）下方。

關於「方曼于路」的理解，整理報告云：¹⁷

曼，讀為「般」，《廣雅·釋詁》一：「行也。」

王寧認為：¹⁸

「曼」，讀為「嫚」，《說文》：「嫚，侮也。」段注：「傷，各本作易，今正。《人部》曰：『侮者，傷也。』傷者，輕也。」

「暮四郎」指出：

「曼」疑讀為「勉」，上古「曼」聲、「免」聲的字常相通。「曼（勉）于

¹⁶ 此段引文在整理報告的基礎上吸取了時賢的研究成果。「𡗗」讀「茲」、「九尾」讀「九（度）」可參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5年4月8日。「共」讀「恭」參考了「暮四郎」的意見（〈清華伍〈殷高宗問于三壽〉初讀〉第10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4月10日）。「晨」讀「祗」參考了石小力的意見（〈清華伍〈殷高宗問于三壽〉初讀〉第14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4月11日）。「𡗗」讀「艾」，理解為「輔佐」，參考了「蚊首」的意見（〈清華伍〈殷高宗問于三壽〉初讀〉第18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4月12日）。

¹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4月），頁159。

¹⁸ 王寧：〈讀〈殷高宗問于三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5年5月17日。

荅（路）」謂在路勤勉，與下文「用艾昭后成湯」文義一貫。¹⁹

以上諸說，對「方」字未有留意。我們認為「方」或可讀為「𠂔」。方，幫母陽部字；𠂔，明母陽部字；幫、明皆為唇音，韻部相同。二母所屬之字在出土文獻有通假的例子。如《容成氏》簡18「賦」通「武」。「賦」為幫母字；「武」為明母字。二字通假在音韻方面沒有問題。從諧聲偏旁來看也有一些間接的證據。比如說，從「方」得聲之字可與從「彭」得聲之字相通。如「𠂔」與「彭」通。《說文》：「𠂔讀若彭同。」「房」與「彭」通。《韓非子·喻老》：「彭喜謂鄭君……」《戰國策·韓策三》「彭」作「房」。²⁰除此之外，尚有「𠂔」與「𠂔」通、「𠂔」與「𠂔」通、「𠂔」與「彭」通、「𠂔」與「𠂔」通、「𠂔」與「𠂔」通、「𠂔」與「𠂔」通等等，說明諧聲偏旁「方」與「彭」的關係較為密切。²¹而「彭」又可與「𠂔」通。如《史記·商君列傳》：「殺之於鄭𠂔池。」《集解》：「𠂔或作彭。」《索隱》：「《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²²既然諧聲偏旁「方」「彭」可通，「彭」「𠂔」可通，那麼諧聲偏旁「方」「𠂔」相通也是可能的。這可以作為「方」讀為「𠂔」的一個旁證。

關於「曼」字，我們和「暮四郎」的觀點不謀而合。「曼」、「勉」皆為明母元部字。諧聲偏旁「曼」、「免」相通的例子甚為常見。傳世文獻的例子如「曼」與「免」、「晚」可通。郭店簡《老子》乙簡12：「大方無禺（隅），大器曼成。」帛書乙本「曼」作「免」；今本「曼」作「晚」。又如「輓」與「冕」可通。上博簡七《吳命》簡5上：「又（有）軒輓（冕）之賞，或又（有）釜（斧）戊（鉞）之畏（威）。」²³傳世文獻的例子如「輓」與「曼」可通。《史記·孔子世家》：「陬人輓父之母」，《禮記·檀弓》「輓」作「曼」。²⁴從音韻以及諧聲偏旁兩個方面來看，將「曼」讀為「勉」都行得通。

在這裡我們需要對「方」讀為「𠂔」的釋讀稍做一下補充。雖然我們在釋字時需要考慮出土文獻尤其是楚簡用字習慣的問題，但另一個問題在於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楚簡僅僅是歷史上大量簡牘的一小部分。因此，其展現的用字習慣

¹⁹ 暮四郎：〈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80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5月4日。

²⁰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𠂔與彭」、「房與彭」條，頁313。

²¹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𠂔與𠂔」、「𠂔與𠂔」、「𠂔與𠂔」、「𠂔與𠂔」條，頁313-314。

²²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彭與𠂔」條，頁315。

²³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曼與免」條、「輓與冕」條，頁1178、1179。

²⁴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輓與曼」條，頁155。

雖然有代表性，但絕非當時真實用字的全貌。我們在尊重現有簡牘包括傳世文獻所體現的用字習慣的基礎上，似也無需以此為藩籬。就以「方」字為例，其體現出來的用字習慣就較為複雜。比如說，「方」在出土文獻中可讀為「秉」。上博簡六《慎子曰恭儉》簡4：「均分天《而》圭（廣）貽（施），時（持）惠（德）而方義。」范常喜將該簡文中的「方」讀為「秉」。²⁵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方與秉」條又引了兩條書證，即《葆啟》「我方明惠（德）而誅之，殺一夫而利天……」《葆啟》「我方明惠（德）而誅之，其不可而何也」²⁶，將這兩例中的「方」也讀為「秉」。「方」讀為「秉」的用法在傳世文獻中一無所見。除上引三條例子外，在其他出土文獻中似也未見。如此說正確，我們早期實際上是沒有認識到二者的通假關係的。若先前以二字未有通假的用例為由，否定二者的關係，顯然失之偏頗。事實上，「方」、「秉」都是並母陽部字，語音相同，就具有通假的先決條件。從諧聲偏旁來看，也顯示了二者密切的關係。諧聲偏旁「方」、「丙」可通，如「𠂔」通「邗」、「𠂔」通「柄」²⁷；諧聲偏旁「丙」、「秉」亦可通，如「病」通「秉」、「炳」通「秉」、「柄」通「秉」，「邗」通「秉」、「柄」通「棟」²⁸等等。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方」「𠂔」二字展示出的線索與「方」、「秉」二字之前的線索近似。我們認為在釋讀出土文獻時，最為根本的依據只有一個，即基於歷時觀念下的漢語語言事實。這個語言事實包括語法、詞彙、語音、表達習慣等諸多層面，而語音層面的事實是進行破讀最重要的依據，用字習慣只是一個強有力的佐證。因為用字習慣本身也不過是語言事實在語音層面的體現。就「方」「𠂔」二字而言，說它們通假在語音層面上是可行的。

「方曼」，即𠂔勉。《詩經》中出現多次，姑舉兩例：

《詩經·邶風·谷風》：「𠂔勉同心，不宜有怒。」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𠂔勉從事，不敢告勞。」

陸德明《釋文》：「𠂔勉，猶勉勉也。」²⁹「𠂔勉」在古書中用例不算多，看上

²⁵ 范常喜：〈讀〈上博六〉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發表日期：2007年7月20日。

²⁶ 第1014頁。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方與秉」條，頁1014。

²⁷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𠂔與邗」條、「𠂔與柄」（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頁313、314。

²⁸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病與秉」條、「炳與秉」條、「柄與秉」條、「邗與秉」條、「柄與棟」條，頁315。

²⁹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89。

去似乎都表示狀態或方式，但這些例子中的用法都有較強的動作性。「黽勉」古書中又可作「密勿」，如「黽勉從事」又可作「密勿從事」。《漢書·楚元王傳》：「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密勿」在古書中就有動詞的用法。如：

《後漢書·蔡邕列傳》：「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李賢等注：「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後漢書·文苑列傳》：「於戲君子，無恆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後漢書·方術列傳》：「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

上揭第一例中，李賢以「勤勞」釋「密勿」，則「密勿」為動詞無疑。「密勿朝夕」、「密勿在公」中的「密勿」都用為動詞。以此類推，「黽勉」用為動詞在語法上應該可行。可能是因為其用例甚少，沒有體現出來。還需指出的是，「黽勉」表示一種狀態或方式，這類狀態謂詞容易類轉成活動動詞，從而表示以某種狀態或方式做某事。³⁰「密勿」用為動詞即為這一類詞類轉為動詞的體現。在後世的文獻中，「黽勉」就有明確的動詞用法。如：

《舊唐書·五行志》：「若細微之災，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疾困而求藥，雖復黽勉，亦何救哉！」

這個例子中的「黽勉」用為動詞，當然並非後起，應該是該詞類轉為動詞的實例。因此，我們將「方曼於路」讀為「黽勉於路」，在語法上也具有合法性。「黽勉於路」，指在道路上黽勉勤勞。這和「暮四郎」的理解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認為「方」字須破讀為「黽」。

這句簡文是彭祖基於自身的角度，來談論如何踐行殷高宗所問的「九度」。簡文大致的意思是說，我寅恭祇敬這九種標準，在路上為王事黽勉勤勞，以此輔佐君后成湯，取代夏桀數有四方。³¹

³⁰ 這個意見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趙昕在與筆者討論該問題時提出的解釋，謹致謝忱。

³¹ 傳世本《尚書·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孔安國傳：「汝元孫受命于

參考文獻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
- 王 寧：〈讀《殷高宗問於三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年5月17日。
- 石小力：〈《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14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4月11日。
- 何 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
-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
- 范常喜：〈讀《上博六》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發表日期：2007年7月20日。
- 高 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4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5年4月8日。
- 暮四郎：〈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10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4月10日。
- 暮四郎：〈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73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發表日期：2015年5月2日。

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頁186）。《清華簡（壹）》〈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代王之志（金縢）〉該簡文作「專（溥）又（有）下土」，整理報告云：「溥有四方，今本作『敷有四方』。溥有猶廣有，溥有四方即《詩·皇矣》『奄有四方』，大孟鼎（《殷周金文集成》二八三七）作『匍有四方』。」（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頁160）。今取此。

暮四郎：〈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初讀〉第80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
發表日期：2015年5月4日。

鄧佩玲：〈清華簡（伍）〈殷高宗問於三壽〉有關「智」、「利」、「信」三段簡文
考釋〉，《出土文獻》第十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0月。